◎盛世华光

可克达拉改变了模样

任林举

太阳的火轮刚刚滚过伊利河谷，年轻的可克达拉便燃起它遍地华灯。

夜色渐浓，凉风习习，草原却不再沉寂。分散在城市各处的人们，纷纷走出家门，开启一天中最悠闲、惬意的时光。停车场上的汽车已经挤得满满，奔车步行的人们或单独，或结伴，迈着急切或舒缓的步子向霓虹闪耀的街市聚集。

不同的服饰、不同的面部轮廓是他们的族属标记，汉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蒙古族、回族、锡伯族……共同的需求和向往让他们共同汇成一条彩色的河流，在夜的街衢里流溢、汹涌，共同阐释着一座城市的欢乐与繁华。有人在交错的光影中漫步、流连；有人在摊位上寻找自己喜爱的物品；有人在桌边坐下来享用美味的宵夜，有人在微醺中大声宣泄着快乐的情绪。音乐响起，声控灯光有节奏地闪动，人们被激荡的情绪鼓舞着，停下移动的脚步或从座位上站起，加入舞蹈的行列。于是，夜的旋律进入它最为生动、迷人的乐章，男女老幼、各地各族人们的千万种快乐均被这甜美的夜色和动听的音乐所溶解，变成一个比夜空更加广大、深远的海洋。

一

音乐突然变得低沉、舒缓，一首老歌《草原之夜》改变了夜晚的情绪和节奏。它属于60多年前可克达拉的夜晚。

1959年，八一电影制片厂为拍摄一部反映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屯垦戍边生活的纪录片《绿色的原野》，由导演张加毅带摄制组来到伊犁地区霍城县境内的可克达拉草原、也就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四师六十四团所在地体验生活。

当时的兵团建设给张加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无论视觉上还是情感上，都产生了很大的冲击。地处伊犁河北岸的可克达拉开阔平坦，气候宜人，每到春夏之交，旷野上碧草如茵、繁花似锦，因为赏心悦目，人们给她取了一个好听的名字“可克达拉”，译成汉语就是绿色的原野。为了开发这片异常美丽却人迹罕至的蛮荒之地，兵团战士们手擎“八一”军旗，靠手挥镐头，靠马拉犁杖和有限的几台拖拉机，硬生生把大片荒地变成一片片农田。远处，成群的牛羊在原野上吃草，开发出来的土地上已经遍布绿油油的禾苗。

感慨、感念之余，张加毅和他的摄制组将农垦战士的建设激情、冲天干劲和不怕苦不怕死的牺牲精神都一一摄入镜头。

白日的激情过后，草原上的一切都从浪峰滑入低谷。燃烧了一天的太阳已经在伊犁河的晚霞中熄灭最后一缕火焰，静悄悄隐没在河谷那端。劳累了一天的农垦战士拖着疲惫的身体陆续晚归，吃一顿没有油水的饭菜后，回到简陋的集体宿舍，夜晚便显得有一些寂寥。十万兵团战士，有支撑雄心壮志的阳刚，却没有慰藉心灵的阴柔与之相调和。故乡在远方，亲人在远方，心仪的姑娘在远方，甚至不知在何方，纵有一腔温情更与何人诉说？没有电，没有水，没有良好的居住条件和丰富的食物，没有交通工具和便利的交通，更没有可供使用的通讯手段，甚至连最原始的邮局和邮递员都没有。兵团战士的生活状况，深深触动了摄制组的每一位成员，特别是领头人张加毅，他对战士们深感崇敬的同时也有了深深的共情，感慨万千，有许多话想说，却又不知道从何说起。

某日，张加毅傍晚出去散步，篝火旁有维吾尔族战士歌唱劳动和爱情的悠扬歌声传来，立即触发了他的灵感，多日积于胸怀的复杂感触一下子找到了表达的出口，当即写下了《草原之夜》的歌词：“美丽的夜色多沉静，草原上只留下我的琴声，想给远方的姑娘写封信，可惜没有邮递员来传情。等到千里冰雪消融，等到草原上送来春风，可克达拉改变了模样，姑娘就会来伴我的琴声。”简短的歌词，刚柔相济，既委婉地表达出兵团战士内心的渴望，又表达出了他们美好的愿望和坚定的信念。当然，也蕴含着词作者对兵团战士、对可克达拉未来的美好祝愿。歌词经过新疆作曲家田歌谱曲，这首优美动听的歌曲立即像春风一样传遍了兵团，传遍了新疆，传遍了祖国各地，让人们在心里牢牢记住了一个叫可克达拉的地方。

二

60年光阴，既短暂也漫长，可以地老天荒，也可以沧海桑田。60年来，兵团农四师从可克达拉草原起步，忠实履行国家赋予的屯垦戍边职责，几代人前仆后继，一边种田放牧，一边站岗巡逻；一边建设边疆，一边维护安定团结，以情感，以信念，以几代人的青春和生命滋养、润化着千年荒野，让富裕、和谐、文明之花开遍，并结出累累硕果。如今，可克达拉已随着国家的改革开放和整体经济的发达，进入了现代化的快车道。

昔日的荒原变成了一望无际的良田；昔日的锹镐、牛犁变成了现代化的大机械；千亩、万亩的粮食和棉田昔日需要人们汗流浃背四季劳作，现在几台大型农机开进田间，不到3天完成了播种，等到秋天，不到3天又完成了收割，前后不到一周时间，一年的农业生产任务便轻松搞定。一年365天，有355天是农闲，闲时，人们有的去当护边员，有的去外地打工，有的参加各种培训班，提高自己的素质和技能，增添生活乐趣，有的人怀旧，想再到田间亲自体验一下劳作的感觉，却苦苦找不到机会。昔日的土平房、马架子变成了高楼大厦；昔日的土灶台、煤油灯变成了自动化和电气化；昔日的羊肠小路变成了宽敞的柏油马路和高速公路；昔日步行、骑马和小马车，变成了现在的摩托、汽车和飞机，日行千里早已不再是传说。随着现代化的交通、通信设备全面进入人们的生活，人与人之间的空间和情感距离似乎一下子就缩短了几千几万倍。如果再想和远方的姑娘交流一下情感以及其他信息，根本就不需要任何人的介入，更不要说邮递员了，只要手指一动，拨通视频，对方的音容笑貌就在眼前。

2015年，可克达拉市正式建立，可克达拉草原依然美丽，伊犁河畔一座现代化城市拔地而起。如今的可克达拉岂止是简单地变了模样？确切地说已经是翻天覆地。《草原之夜》刚刚诞生的时候，农四师已经是全国瞩目的先进典型，以其卓越的功勋，赢得了边疆各族人民的交口称赞，甚至受到了中央领导关注和赞扬。但当时开发出的耕地面积不过1.9万公顷，总产量不过两千万公斤，不但产业单一、品种单一，粮食单产水平也很低，产量最高的小麦亩产还不到200公斤。至2021年，可克达拉市年生产总值已经达到212亿元，耕地面积1369平方公里，粮食总产量9.8亿公斤，是当年的50倍。不但第一产业大幅提升，第二、第三产业也得到了均衡发展，工业品发展至60余种，包括酿酒、制糖、乳业、香料、化工、电力、焦化、煤炭、冶金等；牛羊存栏达到57.4万头。更重要的是它已经成为这个区域的政治、文化、经济中心，为各族人民搭建了文化及情感交流、和谐发展、走向美好未来的广阔平台。

三

只可惜，对于可克达拉的变化，那个曾以自己的方式为可克达拉深深祝福的张加毅导演已经无缘得见。

随着《绿色的原野》在全国各地公映，《草原之夜》迅速风靡神州。刚刚30多岁的词作者张加毅和20岁出头的谱曲田歌，一夜之间成为蜚声全国的名人。

歌曲给张加毅带来巨大的荣誉，也带来了之后的人生波折，但无论如何，这首歌都成为他生命中重要的印记。上世纪90年代，《草原之夜》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定为“世界著名小夜曲”，成就了张加毅人生的巅峰。可是，由于种种原因，他却再也没有去过可克达拉，虽然可克达拉一直是他心心念念的地方。

2004年4月，在张加毅病重弥留之际，中央电视台播出了一档《草原之夜》专题节目，张加毅的次子张海潮在节目中表达了父亲想在百年后将骨灰安放在可克达拉的愿望。

得知这一消息后，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人民政府立即委托从事旅游的彭博带着可克达拉人民的重托和问候，前往北京301医院，看望罹患脑瘤住院治疗的张加毅。此时，张加毅的意识已经模糊不清，无法与来人进行交流。情急之下，彭博伏在张加毅的耳边大声说：“我是从伊犁可克达拉来的，是‘草原之夜’那个地方的。”于是，感人的一幕出现了，已经长时间昏迷不醒的张加毅竟奇迹般地睁开眼睛。是年9月，张加毅因病逝世，走完了他不平凡的一生。临终时，他留下“将骨灰安放在可克达拉”的遗愿。

2005年6月22日上午，张加毅的骨灰安放仪式在可克达拉的“草原之夜风情园”隆重举行，张加毅的家人、生前好友以及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四师的领导参加了仪式。可克达拉草原上的人们也没有忘记46年前为可克达拉许下美好心愿的《草原之夜》词作者，他们自发地前来吊唁，将整个风情园挤得水泄不通。

当《草原之夜》的歌声响起，在场的人们无不流下动情的泪水。这是一场感人至深的生死之约，也是可克达拉人心中那个世纪之梦最后的圆满。

莲花的记忆

芦　苇（加拿大）

长大后，我对哲学产生了兴趣，并且如愿以偿地考上哲学系，接触到一些哲学和心理学方面的书籍。书中处处铺展着奇迹，人类对灵魂和精神的好奇从未中断过。出国后，我还通过阅读英文版的理论书籍来加深自己对重要概念的理解。

当我在两种语言中畅游时，我得承认，我在得到的同时，也在失去。譬如我在准确的汉译英中失去了挚爱的李商隐。不精通中文和中文古韵的人，不可能识别李商隐的独特之处。有些陌生感，比如两种语言之间的偏差，无法靠人的聪明才智去克服，母语带给人的家园感无可替代，人在语言中得到和失去的，在某种程度上就意味着他在思想和感情中所得到和失去的。故乡和异乡，在某种程度上也意味着语言形式的转换，所以必然地，这种转换也意味着思想和感情的重新得到、失去。

刚上小学不久，在一个风和日丽的白天，我失去了世上最疼爱我的外祖母，她永远地睡着了。当我失魂落魄地坐船赶到她床边时，她微笑的面容极美极淡。我多想再一次依偎在她怀里，我多想再一次为她捶背抓痒。上一次她喊我给她捶背时，我正急着找小伙伴玩，溜掉了，可现在，再也没有机会了。那时候，我没想到她已疾病缠身，她总是那么勤劳，总是那么安稳地笑着。她一辈子都在为一家人操劳，却鲜有怨言。她还不忘将食物拿去接济落难的人。

我从小喜欢阅读，外祖父购买的连环画摆在一起，就是那条街的“流动图书馆”了，小孩子喜欢向他借书。但我那时不知道如何进行思考，书中那些古老的传说并没有告诉我，如何走过这样的命运之迷途。我只知道，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记忆也已随外祖母而去。从今往后，我要在初春的灿烂中寻找她的灵魂，我要在每瓣叶芽的绽放中邂逅她的容颜。

外祖母和她的父母，从外省漂泊到福建。她总爱说，我们算外乡人。她的名字中有一个“梅”字，家里有许多梅花图案的纺织品，但她最爱的，却是莲花。我和她曾经从一个池塘边经过，她告诉我，那“出淤泥而不染”的花，即为莲花，世上最美的花。圆圆的青叶柔软地漂在水面上，托起莲的傲然出世。花瓣内的金色触角向外伸展，透出淡紫的粉色花瓣向天空敞开怀抱。外祖母说，带苹果来的瘦阿婆就住在一个有池塘、有莲花、有经书的寺庙里，看明月，思亲望乡。

噢？离开故乡，却是为了思念故乡，这岂不是矛盾的？

外祖母一定想不到，我和妹妹后来都移居国外，那可都是离竹庄很远的地方呢。出国后，我对文字更为敏感，有一次，当我读到拉丁文中的“灵魂”释义即为“呼吸”时，我想起我从未遗忘过的外祖母。她从前指着莲花时的慈爱模样早已让我明白，她是如何宽厚地爱着这个世界的。

昨天，我在郊外还见到莲花了呢。

枫叶刚红起来，我和朋友们去琳德恩湿地公园赏枫，到了一个湖心岛上。我们行走在一条没有尽头的沙路上。沙地向前延伸，沙子又细又白，这条沙之路像是一个面积广阔的沙岸，岸的两边，景象迥异。

一边是壮阔的安大略湖，望不到边，一层层的怒浪，在秋风中咆哮冲上岸。从别处刮来的断树残枝在啪啪啪的巨浪翻滚中瑟瑟发抖，它们已经没有根了。

岸的另一边，则是相反的一番光景。青翠的芦苇丛，灰色的小野鹅在岸边行走，不愿惊扰湖的宁静，白天鹅优雅地眺望着远方，一幅静谧平安的景象。最让我感到惊异的是那整湖的莲花。碧绿的伞状莲叶一片接一片，把湖面盖得严严实实，一朵朵雪白的小莲花，紧挨着莲叶，铺在水面上，淡雅极了。

这是一个秋天的傍晚，风那样大，浪那样急，而莲花那样小。沙岸向远方延伸，沼泽地向远方延伸，大湖向远方延伸。

这莲花，与我儿时所见的不完全一样，小了一些，但我似乎看到有一层很淡的粉，正在悄然繁衍中。小花瓣温柔而缓慢地游走在湖面上，光影也在其间穿行，我突然想起了外祖母。

日子真的好快啊。然而，只要我们心中保存着爱，行走便有希望，这不正是灵魂的秘密吗？无论语言形式如何改变，无论我心中的梦境如何与我捉迷藏，“灵魂”这个词都是依附于爱的，爱是灵魂的居所：如果没有爱，就没有灵魂；如果没有爱，就没有我对外祖母的恒久记忆。爱是一切重要事物的唯一结局。而鲜活的记忆，远比梦境真实，因为它才是爱的居所。

昨日，在那条动静交融的“沙之路”上，我被微小的白莲打动，被心中的童年影像和思念打动。

女儿的选择

李恒昌　潘永明

2022年7月16日这一天，对浙江金华第一中学高中毕业生孟诗研来说，是一个终生难忘的日子。她收到了梦想已久的战略支援部队信息工程大学的录取通知书，而这所大学，正是她爸爸——孟祥斌烈士的母校。

“长大后，我就成了你。”孟诗研拿着录取通知书，对着爸爸的遗像在心里默默地说。

孟诗研的妈妈叶庆华在一旁看着，感觉女儿又长大很多。从2007年到2022年，她深深埋藏着伤痛，独自抚养女儿长大成人。丈夫的牺牲，仿佛还在昨天，一晃却已15个春秋。此时此刻，欣慰之外，她仿佛卸下了一副重担，女儿对她说：“妈妈，我要去信大，不仅是去求学，还要走爸爸走过的路。”是啊，对孩子来说，爸爸妈妈所在的地方，就是精神的归宿。孟诗研曾经去过那个地方，她知道，在美丽的信大校园里，有爸爸的雕像，年年清明，都有人前来瞻仰凭吊。

对孟祥斌烈士，人们并不陌生，他是2007年感动中国人物，第二届全国“道德模范”，中央军委曾授予他“舍己救人模范军官”。他出生于山东齐河县，1997年12月入伍，牺牲前系原第二炮兵某旅司令部副连职机要参谋。2007年11月30日，从信息工程大学毕业回部队的他，在浙江金华婺江大桥上，因奋不顾身搭救跳江女青年而牺牲，年仅28岁。

爸爸牺牲那年，孟诗研才3岁。后来所有对爸爸的想象，都是建立在妈妈保存的几张爸爸的照片上。爸爸牺牲那天，对她的成长，影响是巨大的，年幼的她亲眼目睹了爸爸纵身跳进江中。后来因妈妈工作调动，初二她转学到金华上学，那时她已经悄悄寻找到自己的道路，她要报考爸爸生前所在的大学。她要在那里寻找自己信仰的基石，寻找如何成为一个真正的军人。

孟诗研的妈妈叶庆华言传身教，守护了她的健康成长。叶庆华原是乡村教师，丈夫牺牲后，她不仅扛起了家庭生活的重担，照顾两边老人，而且继承丈夫遗志，义务从事爱心帮扶活动。她省吃俭用，连年资助贫困学生完成学业。她还收集散落的革命烈士的信息，寻找无名烈士的线索，自费为烈士画像，千方百计让“烈士回家和亲人团聚”。她带头发起慰问年暮烈士子女活动，还积极进学校、社区、企事业单位宣讲烈士们的先进事迹，弘扬红色精神，多次建言献策，助力修订完善烈士烈属有关政策，保护修缮烈士遗迹、烈士墓和陵园。对妈妈的无私奉献和大爱，孟诗研看在眼里，也格外敬仰妈妈。正是有了妈妈这一榜样的引领，孟诗研萌发了要去爸爸生前所在军校的想法。

收到录取通知书的第二天深夜，孟诗研提笔给爸爸写了一封长信：“爸爸，女儿考上信大了。我终于可以离你近些，再近些。”“爸爸，女儿真的好想你！”“如今我已经读懂你的选择，明白你当年为何义无反顾。”孟诗研还向爸爸倾诉了妈妈“用柔弱的肩扛起家庭重担”的“真不容易”。“我渐渐长大，不仅读懂了你，也时常暗暗告诉自己，要向你学习，将来像你一样承担起军人的责任。”“我希望如你们一样有信仰，有担当，以青春之我奉献青春中国！”

希望她们母女二人过得更美好，更快乐，也更幸福。

黄河边的“番茄王国”

雪　樱

绿荫曳地，葱郁掩映，抬眼可见一个个番茄大棚依次林立，分别挂着不同的牌子，叫人忍不住凑上前探个究竟。

跟随讲解员小马的脚步，我们移步至观赏大棚，头顶上结着黄澄澄的大南瓜，试验田里，蹲下身来，摘几枚小番茄，放入嘴里，沙瓤酸甜爆汁，大家不约而同地赞叹。小马是农业专业的研究生，讲起来头头是道，我惊奇地发现，小番茄形状各异，按果型分为圆、椭圆、梨形、葫芦形等，颜色也各不相同，红的像灯笼，黄的似碧玉，粉的如红豆，还有紫红、黑红、橘红、绿色……朋友摘了一大把拇指肚大小的橘色番茄，番茄圆润光泽，看着就心生欢喜，吃起来更是停不下来。当我问及共有多少种类时，小马答道：“超过3000多种。”

园子里小番茄，有个好听的名字，叫“沃小番”，寓意肥沃土壤上的小番茄。番茄品牌创始人吴景春，是福建泉州德化龙门滩镇人。他毕业于福建农业大学园艺专业，后来辞掉高薪工作，跟随妻子回到山东创业。

一个头戴草帽、身着浅蓝T恤的女子走了过来，她就是吴景春的妻子刘洪艳。2006年，他们拿出3万元积蓄创业，成立了山东沃尔富斯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我干这行整整24个年头了，没点吃苦精神是不行的。”她介绍道，“我们主营水果番茄，这些都是我们自主研发的种子，吃着放心。”“如果说圣女红果是1.0版，千禧果是2.0版，那么沃小番就是3.0版。”言语中流露出几分自豪。攀谈中我了解到，“沃小番”好吃的秘诀有二，种子好，又安全。每一株番茄都有编号，从定植、灌溉、施肥到去病虫害、采摘，每个环节都有详细的跟踪记录。种子筛选堪比“选美大赛”，看颜值，更要论质量，大范围拣选，大比例淘汰、“反复优选试配3600多种组合，多方比较，筛选出10%，再进行第二轮筛选，从中再选出20%，然后跟全球最好的番茄品种进行比较，位于前三名的才能进入‘沃小番’家族。”她娓娓说道。

种子是农业的“芯片”，种子好则番茄好。吴景春夫妇专注番茄育种，创业初他负责跑市场，妻子在家打杂发货，他背着种子全国各地跑业务，磨破了嘴，站肿了腿，前5年里没有一分收益，只能咬牙坚持。冬天置身高温大棚，衣服能拧出水来，夏天顶着毒辣日头，皮肤爆皮疼得不敢沾水。为了了解番茄的口感，他们挨个试吃，一天下来要品尝300多个不同品种的番茄，然后如实记录下来，以至于此后技术人员每每听到要试吃，脸都绿了。

我们来到自动分拣车间，大棚里采摘下来的小番茄，送到流水线传送带上，进行精准筛选，只有“闯关”合格的小番茄，才能包装入盒，进入到大家的果篮里、市民的餐桌上。为了保证消费者吃到安全的番茄，他们不惜斥资把基地的土壤送到国外检测，赢得无数客户的口碑，“沃粉系列”“千粉系列”等进驻到高端连锁品牌和互联网平台。2017年，他们在天桥区桑梓店耿庄村和前房村承包396亩土地，建成全国首家番茄文化产业园，是集科研、示范、生产、休闲观光、教育培训于一体的综合性现代农业产业园。同时，安置周边村民临时岗位100多个，带动当地农民增收致富。如今，产业园成为黄河边人气最高的科普教育基地，每天前来参观和研学的青少年和外地人络绎不绝，园子里随处可见“沃小番”的卡通造型。“做农业要有情怀，要坚持，‘沃小番’经受住了各种考验，没有倒下。”刘洪艳笑着解释道。此时，阳光从高处洒下来，金灿灿的，落在她的脸颊、发梢、手臂上，动人，又美丽。

小番茄，成就大事业。中午在园区就餐时，我们品尝了刚采摘的小番茄，颗颗味道醇厚，直抵味蕾，一下子勾起童年的记忆，那么浓郁，那么香甜，在唇齿之间上下跃动着，如夏日午后的阳光，把心灵缓缓照亮。